

張作霖父子是非功過

陳嘉驥

建設東北幾件大事

張作霖出身草莽，但心胸豁朗，知人善任，在日人勢力深厚之東北，與日人週旋十數年，對日本官吏軍人酒宴招待，金錢餽贈，不稍吝惜，但對保衛東北之國家權利與資源財富，立場堅定，從不稍讓，而使日人恨之刺骨。

當國民革命軍北伐行將成功之際，張作霖被孫傳芳等推為安國軍總司令，作殘餘大小軍閥的盟主，以大元帥名義控制北京政府，儼然以國家元首自居，力圖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上。但當其明瞭，革命潮流瀾漫全國，所部奉軍無法抗拒時，立即通電願請南北息兵罷戰，並表明尅日率軍出關讓出平津。

這時，日人深恐中國統一，一再表示願對張作霖作各種無條件援助，請張作霖勿將奉軍撤向關外，俾與國民革命軍拚戰於黃河南北，但為張作霖所峻拒，而釀成皇姑屯爆炸事件。

張作霖被日人炸死於皇姑屯，原因甚多，最主要的原因則係由張拒絕在關內與國民革命軍作戰，日本畏懼中國統一將失去蠶食與不戰而滅亡

中國之機會。同時，日人對張作霖之建設東北與不肯對日讓步，早已懷恨在心。眼看革命勢力籠罩大部中國，張作霖不再進關打內戰，奉軍不能進關，張作霖將有更大餘力建設東北，對日本在東北權益妨礙更大，因此以決定將張作霖炸死，企圖引起東北紊亂，藉口保護權益而出兵佔領東北。

孰料張作霖部下對皇姑屯案處置得宜，並未引起內戰，日人自無藉口。更出日人意料之外的是，張學良接掌東北政權後，為了報父仇對日本採取更不合作態度；不但加緊建設日人最不滿意的東北鐵路計劃與葫蘆島建港工程，而且公開歸順中央，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。因此，張學良更與日人勢成水火，九一八事變實肇因於此。

緣張作霖掌握東北大權，在民國十年前後，即開始了建設工作。他深知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，除了不分畛域，積極延攬各種人才外，並斥巨資，興建了設備在全國亦屬首屈一指的東北大學於瀋陽郊外，並以重金禮聘國內飽學之士充任教授。因此，東北大學頓成國內有名學府，不但為國家造就了許多可用之才，並孕育了東北近代文

明，氣象為之一新，以迄現在仍有許多東大畢業生，追隨政府來台，繼續為國服務。

興建瀋陽兵工廠，其規模不但獨步全國，日本當年亦為之不安。在內戰期間，北洋軍閥之間，為了爭奪地盤擴充勢力，你征我伐迄無寧日，軍火需費浩繁，為了購買軍火，每年不知耗用了多少民脂民膏。張作霖屯兵東北，坐觀羣雄逐鹿於中原，他常在有利時率軍進關直指平津，江河各地立刻震動；因此他深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，於是在瀋陽建造了一座設備新穎的兵工廠。瀋陽兵工廠可製造步槍、機槍、手提式機槍、迫擊砲、鋼砲等武器。瀋陽兵工廠的出品，性能遠超過在清朝時興建的漢陽兵工廠的產品。東北被日本侵佔後，曾被日本充份利用，除分担日軍武器補充責任外並武裝了許多偽軍。勝利後國軍出關接受東北，曾將精華區域盡入掌握，但不兩年形勢即告逆轉，在瀋陽區被包圍時，卅萬大兵武器裝備皆賴瀋陽兵工廠供應而不感缺乏。

開闢瀋陽大西門地區商埠，瀋陽當年不僅為東北地區工商樞紐，且為東北軍事、政治、交通、文化之中心。然而瀋陽商業却集中在南滿鐵路

日本租界內，而中國市區仍多保持着原來面目，距近代大都市規模尚遠。換言之，瀋陽商業完全操縱在日本人手裏，是以瀋陽市之繁榮，乃是一種畸型的殖民地式的繁榮，其繁榮適足為中國人之羞。張作霖有鑒於此，乃着手瀋陽市近代化商業區之建設，並闢大西門一帶為新的商埠，擴建馬路、改善交通，便利商人興建大廈以壯市容。果不然，瀋陽市區逐漸繁榮，部份國人資本商業乃轉向市區之內，不久即形成與日本租界地商業分庭抗禮之勢。

以上為張作霖建設東北之概略，其中最重要者為，興建包圍南滿鐵路包圍網，與浚謀營口港及建設葫蘆島港以奪大連之貿易最為膾炙人口，亦最為日本所痛恨者，茲概述於后。

東北鐵路的滄桑史



被孫傳芳等推為安國軍總司令作殘餘大小軍閥盟主時的張作霖。

清朝末季，中國為了保障屬國朝鮮的安全，與日本發生了甲午戰役，結果清師敗績。日本除了要求中國退出朝鮮半島與需索鉅額賠款外，並要求割讓遼東半島、台灣等地。因日本條件過於苛刻，引起了德、法、俄不滿，以共同行動強迫日本退還了遼東半島。光緒廿二年，俄國自認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有功，藉機要求清廷准其自西伯利亞建築一條鐵路，穿越中國東北腹地，直達其前自中國攫得的海參崴，這就是中東鐵路。光緒廿四年，俄國又強與清廷訂立旅順、大連租借條約，並訂定自哈爾濱到大連的中東鐵路南滿支路建築合同。

中東鐵路與南滿鐵路，恰成一個丁字形，牢牢的放在我國東北的心臟地區。南滿鐵路南起旅順大連、經過普蘭店、復縣、瓦房店、大石橋、鞍山、遼陽、瀋陽、鐵嶺、四平街、公主嶺、長春、德惠、至哈爾濱為終點。中東鐵路北起滿洲里、經過海拉爾、札蘭屯、昂昂溪、哈爾濱、珠河、牡丹江、穆稜、綏芬河。南滿鐵路全長九四五公里，中東鐵路全長一一七一公里，兩者共長二一一六公里。

帝俄之侵略中國東北，確實費了不少苦心，但帝俄對東北的獨佔侵略不過自一八九五年起，到一九〇五年止，才不過十年的光景，對南滿鐵路尚未充分利用，日俄復因朝鮮問題，發生甲辰戰役，結果俄師敗績。在日、俄於美國樸資茅斯和約中，竟未得主人中國之同意，帝俄擅自將中國的旅順、大連及南滿鐵路轉讓給日本。

我們如果把南滿與中東兩條鐵路，稱為東北交通大動脈，那麼其他我國在東北國營鐵路，不過是依附這條大動脈而互不相連的微血管而已。我們如果再把中東與南滿兩條鐵路加以比較，那麼中東鐵路之肇建，係帝俄着眼於西伯利亞與海參崴間交通上獲一捷徑而已，而沒有什麼重大經濟價值；南滿鐵路則不然，它自中國北門鎮鑰的旅順港、經大連好像一把利刃，穿過東北資源集中地區的遼南與東北政治重心的瀋陽，再刺過東北數倉的遼北平原，達到東北地理實質中心的長春，更經過東北最富饒的松花江流域，直抵東北北部中心的哈爾濱，無論在軍事上、交通上、經濟上，均佔有最重要位置。因此兩相比較，南滿鐵路遠較中東鐵路為重要，加以張作霖掌握東北政權的當年，日本侵略中國野心正熾，而赤俄正值得國之初，尚無暇對外侵略，故中東鐵路更不能與南滿鐵路相比擬了。

另築路網包圍滿鐵

日本由日俄戰爭中，承襲了俄人在東北部權益後，即組成南滿鐵路株式會社，加以銳意經營，除攔斷東北交通運輸外；並以南滿鐵路為根本，涉足進一步經濟侵略，舉凡沿路資源之開發，礦山之開掘，工廠之建立，均在其經營範圍之內，由是南滿鐵路與關東軍形成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兩大支柱，最後終於發動了軍事行動，佔領了整個東北，其演變程序的結果，固早在我國有識之士預料之中。

日本以南滿鐵路為骨幹，伸入東北心腹之地

，把東北我國有鐵路予以南北隔離，不能互相聯繫而陷於支離。同時日本在南滿鐵路沿線開發中國資源，所經營的工礦事業，有瓦房店滾珠廠、大石橋鑄鐵廠、遼陽紙廠、遼陽水泥廠、鞍山鋼鐵廠、撫順煤礦、煙台煤礦（非山東烟台）、亞安煤礦、四平街煉油廠、西安煤礦，並以瀋陽為鋼鐵、機械、化工等各種工業之中心。這些工礦產物、原料、與東北農作物木材等，均係經由南滿鐵路運至大連裝運上船，或運銷世界各地，或供運回日本再行加工製造，然後再回銷中國各地，以中國的資源再吸取中國人的金錢，為害之烈並不下於軍事侵略。

以張作霖為首的當時東北人士，鑒於日人貪心難餓，東北有形危機固然可怕，但無形的經濟侵略更為可怕，而現在經濟侵略更是利用中國以侵略中國，其危機的嚴重更是無可比擬。因為南滿鐵路建築在中國的東北，使用的也是中國人民



接掌東北政權後公開歸順中央、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的張學良。

，而它却掌握在異族人手裏，用以來妨礙中國主權，榨取中國土地上的資源，吸吮中國人民的血汗，以營養日本，壯大日本，長此以往，真是不待軍事侵略亦可滅亡中國，實不僅東北一地名存實亡而已。

於是當時的東北政權有了以國有鐵路包圍南滿鐵路，奪回利權的構想。不過此項包圍計劃，因張作霖有些投鼠忌器，未敢公然全面積極進行，僅係分段建築，迨年輕激進的張學良繼承父位，為報殺父之仇，才全面實施，中國鐵路對南滿鐵路大包圍形勢始告確立。

包圍南滿鐵路計劃，張作霖指令高紀毅負責主持，其計劃為以北寧鐵路關外段為骨幹，在南滿鐵路兩側建築遙遠而包圍，但不形成平行的鐵路線；計西北側建築四條鐵路予以聯貫，是為西四路；東南側建築三條，連同北寧路，是為東四路；此即為日人恨之刺骨的東四路與西四路計劃。

東四路有長春至吉林的吉長路，吉林至海龍的吉海路，海龍至瀋陽的瀋海路，這三條鐵路以聯運方式通車後，與北寧路會合，直達葫蘆島並與關內平津各地聯繫。西四路，以北寧路支線的大虎山至通遼的大通路為起點，並以通遼至洮安的洮通路，由洮安至齊齊哈爾的齊洮路，由齊齊哈爾至克山的齊克路，這四條鐵路亦以聯運方式通車。

東四路與西四路建築完成後，使東北國有鐵路聯成一氣，把南滿鐵路包圍的水洩不通。其後並針對南滿鐵路客貨運輸價格，把聯運票價減低在南滿路價格以下。因此所經

路途雖較南滿鐵路為遙遠，而所收的費用反而低廉，總之竭力減低南滿鐵路的運輸與經濟價值，從此國人均能竭力避免使用南滿鐵路。恰好當時日圓又形增值，使一切票價均以日圓折合的南滿鐵路一切客貨運輸價格均為之漲價，因此南滿鐵路更為國人所摒棄，由是業務益形冷落。在九一八事變前夕，業務一向良好的南滿鐵路，首次面臨了虧累局面，因而將其掌握東北經濟與交通命脈局面為之打破。南滿鐵路在當時，雖然不致成為廢路一條，但確實實實已減低其效用，至此張作霖父子的東北鐵路政策，可以說是成功了。

大連、營口、葫蘆島

營口在渤海內遼東灣，深居灣底，為遼河河口港營口港遠在西曆一八二七年，即成為東北主要港口，商賈輻臻，執東北貿易之牛耳，大連興起後，遂驟形冷落，其繁榮才不過百年光景，起落變化之速為我國其他港埠所未有。

營口港除因水淺河口結冰外，遼河幹支線含砂量太多，河水混濁，且河身曲折，遂更加速沉澱。一八七〇年間，商輪出入已感不便，其後在河口處又擁出一座砂洲，輪船出入更感困難。日人取得大連租借權後，乃在大連修築碼頭，訂定較營口入港為低的費用標準，從此海洋輪船乃捨營口而直趨大連，營口遂形成「門前冷落車馬稀」了。

張作霖開始建設東北後，首先着手與築葫蘆島港口，繼而開始浚淤營口港。葫蘆島開港工程據說有英國貸款，並聘請英國及荷蘭工程師負責

民國十九年張學良（右）兼任東北軍航空司令
檢視飛機時留影。左為參謀長陳海華將軍。



工程事宜，因此日人心中至感不滿。遼河浚濬工程局成立，亦係由英國工程師擬定遼河與營口港浚濬計劃，日人乃提出抗議，要求中國亦應聘請日籍工程師，以示公平。東北當局不得已，乃在遼河上下游分設兩個工程處，比較重要之下游工程處由英人負責，上游工程處則委諸日人。

下游工程處工程設計為切斷遼河兩叉道以增水勢，築順水堤以束水流，並由挖泥船浚濬水道，以增加河口的水深。同時，在營口港外的鳴島前端作護岸工程，以免被水浸蝕。順水堤原計劃為東西兩岸平行，兩邊同時興工，嗣又決定僅將作用較大之東順水堤延長，不再與築西順水堤。至民國十六年，一一六五〇公尺順水堤建築完成，水力大增；這時「營福號」挖泥船，更以每小時挖泥五〇〇立方公尺速度，日夜從事浚濬。至民國廿年時，營口港水深已達十二公尺，較原有水深增加一倍，是以英人主持之下游工程，獲得圓滿的成功。

上游工程處由日人負責，其担任工程並沒有下游複雜。主要工程係在雙台子河的二道橋設閘，以調節入遼河及雙台子河的流量。這項工程完成後，未見任何效果，是原設計者英人設計錯誤，抑係日人故意執行錯誤，今已不得而知。

九一八事變後，上游工程處，僅有二道橋子水閘及新開河道工程照舊維持了一段時間，下游工程處則只維持東順水堤工程，至民國廿二年一切工程均奉日人之命停止，時營口水深已由十二英尺減至九英尺。民國十六年以後，營口港曇花一現的再度繁榮，不過四五年時間，遂又復趨於沒落。

民國廿年，營口港貿易額已增至一九六〇五四九八〇元，僅略次於大連而已；民國廿二年在日人控制下減至七九〇三五六七元，相差一倍有餘。其後，日本將營口貶為專門運送煤炭等骯髒物品之專門港口，一片烏黑與騷亂，令人見之心煩，一個港口尚與祖國同其命運，況渺小之個人？筆者於卅五年九月初，曾至營口參觀訪問，自航政局碼頭乘小汽艇，順遼河視察第一碼頭、第二碼頭、第三碼頭、午家屯碼頭。太古公司一號碼頭、太古公司二號碼頭、四永原碼頭等，見港口盆形淤塞，只能容三千噸輪船進港泊岸，稍大者即須停於港外。且水愈淺，冬季結冰時期愈長，每年十一月以迄翌年四月，港口因結冰封港時間到達五個月之久。

張氏父子的功與罪

九一八事變發生時，東四路與西四路包圍網已完成，營口港亦浚濬成功，南滿路與大連港均已受到重大影響。而此項計劃主要目標的葫蘆島也已指日可成，屆時葫蘆島與營口兩港，以北寧鐵路為主幹線，與東北廣大鐵路線打成一片，整個東北大地均將成為葫蘆島與營口之腹地，誠可

制日本在東北經濟上之生命！

曾有人批評當年東北當局此項作爲，係只圖近功而無遠慮。因爲面臨如此強敵，對東北虎視眈眈已久，縱不與之對抗，猶患其藉詞侵略，況着着均致其根本要害之處，其將發動侵略殆爲意中之事。倘當時張學良凜於國力未充，一面與日方虛與委蛇，勿觸其怒，一面加強其他方面建設，秉承南京中央政府意旨，結合全國之力徐圖收

復，則九一八事變或不致發生。無九一八事變，當無七七事變，無七七事變，則中國政府不致因抗戰而疲憊而使共匪坐大，中國大陸亦不致沉淪，這正是「既不能強，又不能弱，自找苦吃」。但是亦有人認爲，中國人在中國自己領土上建設，不論後果爲何，皆無可厚非；因爲這正符合中國人不甘受異族壓迫的反抗精神，亦即所謂明知不易戰勝，仍與之對抗的八年抗戰精神的另

一種發揮。在七七事變時，中國表面雖然統一，其實除共產黨在陝北伺機作亂外，仍有若干軍閥存在。但蔣委員長認爲存亡關頭已到，遂不顧一切的領導全國軍民展開抗戰，在歷盡千辛萬苦後終於戰勝強敵，若按當年中國實況，如何能與日本對抗！所以僅就張作霖父子，在東北不但始終沒有賣國行爲，且能設法與日本對抗，企圖收復已失之權利這一點而論，是值得稱讚的。

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國際問題專家楊樹人教授的「鮑羅廷雜記」，着墨不多，卻將北伐初期在武漢跋扈橫行，欺騙中國人民的蘇俄顧問鮑羅廷描繪得如見其人，尤其對於鮑羅廷被逐回到俄國後的下落，有真確的報導，值得細讀。

△鄭貞銘教授的「寰宇新記」，本期寫中華國劇團在奧地利演出的經過，多采多姿，花團錦簇，是最引人入勝的報導，也是不可多得的遊記。

△旅美名作家吳崇蘭女士本期寫了一篇扣人心弦，往事歷歷如繪的「從軍行」，吳女士當年在踏進軍營之前每天都以上最後一課的心情，加倍努力，照常聽講，使同學們全不知她

是即將走向軍營的一份子，「從軍不爲厭戰，愛國何須炫耀。」這是吳女士當年從軍報國的真實寫照。

△劉昌博教授本期爲中外又推出一部長篇力作「臺灣搜神記」，劉教授的大作，用事實說明了各種宗教都可在自由中國境內傳教，民衆對宗教信仰，相當自由。對國際上一些誣指臺灣沒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謠言，正是當頭一棒

△中國文化學院華岡教授名詩人何志浩博士爲本誌撰寫「學校軍訓始於中大」，憶述九一八前後主辦中央大學學生軍訓的情況，所記種種，均係第一手史料，彌足珍貴。

△徐櫻女士的大作「俺爹爹」本期全部刊完，徐女士應讀者要求，已將前在本誌發表之文稿重加增定交由本誌編印單行本，全文正在排校中。又褚問鵬女士的「花落春猶在」第一冊（自第一至十二懇辭記者又執教鞭爲第一冊）亦在排印中，近期內即將出版單行本，本誌下期將繼續重推出花落春猶在之十三「軍門在望待命爲難」敬請讀者期待。

△國立中央大學副教授魏子高先生的「愛國詩人易順鼎」，名記者陳嘉驥先生的「張作霖父子是非功過」，由於史料搜集闡富，立論公允，都是當代人物傳記佳構，值得一讀再讀。